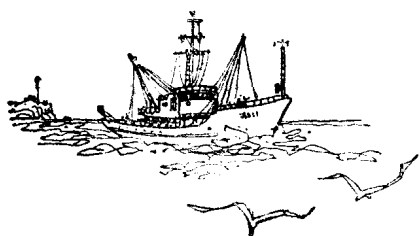


特别航程

· 前线民兵斗争故事 ·





特 别 航 程

前线民兵斗争故事

厦门大学中文系七二级
工农兵学员编写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特 别 航 程

厦门大学中文系七二级工农兵学员编写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5年6月第1版

1975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10,000

统一书号：10173·65 定价：0.33元

目 录

打坦克·····	(1)
阿龙嫂·····	(17)
特别航程·····	(36)
惊堂木的故事·····	(51)
海岛红鹃·····	(69)
“代理班长”·····	(85)
三闯狼牙滩·····	(101)
崇山常青水长绿·····	(120)
深山炮响·····	(132)
熊熊的火焰·····	(150)

打 坦 克

那天是六月一号，我坐在营房办公室里，面对着桌子对面的小姑娘，一肚子火，又不好发作。分明前几天县武装部会上说得清清楚楚，这次是民兵打坦克骨干训练班，各大队得选拔有经验的老民兵来培训，以便回大队后当“教练员”，偏青峰公社的前哨大队竟送了这么个娃子。你看那姑娘，梳两条羊角辫，辫梢扎了两条红头绳，脸儿嫩嫩的，大概摘了红领巾没多久吧！嗨！我叹了口气，心里埋怨前哨大队的民兵营长老黄未免太不认真了。我无可奈何地递过一张表，叫这姑娘填写，问她道：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林继红。”

“今年几岁？”

“十七！”小姑娘坦然地回答。

“刚参加民兵的吧？”

“不，三年了。”

“什么？三年？”我吃了一惊，不信地摇摇头，“你十四岁就参加民兵？谁批准你？”

“营长老黄呗，还能有谁？”说完低下头干净利索地填完表，交给我。

我叫她到女班宿舍去，待她走后，拿起电话筒，摇了前哨大队。可是，我虽然在电话里跟老黄吵了一场，老黄还是不肯换，说是“千里驹又不是天生的，全靠练出来的嘛！”我心想，打坦克是个短期训练班，满打满算，也不过一个月，一个月就能练出千里驹啦？听了老黄这些话，我心里更不痛快了。

晚上，民兵按公社编成班，女民兵另外编一个班。开了个简短的联欢晚会。会上有即兴式的拉唱。不知哪个小伙子喊了一声：“女班林继红唱一个。”接着噼噼啪啪一阵掌声。人们经过一阵探询，都把目光集中到继红身上，会场的气氛活跃起来。

继红笑着低下头，旋即又抬起头来，大大方方地站了起来，应道：“唱就唱！”她把滑到额前的几缕短发往后撸了撸，清清嗓子，试了一下音准，运足气，放声唱起来：

“……………

年龄十七，不算小，
为什么不能帮助爹爹操点心，
好比说，爹爹挑担有千斤重，

铁梅你，应该挑上八——百——斤……”

我听得出了神，那“挑上八百斤”一句，真是激越高亢，回旋入云，十分有力。继红的手随着唱词往前方一指，一个亮相，活脱脱象样板戏里的李铁梅。我不禁热烈地喝了一个彩。那席地而坐的一百多个民兵跟着响雷似地鼓起掌来。

我后来才知道，这小姑娘是怎么在十四岁上就参加民兵的。原来有一回，前哨大队的女民兵打完靶，正要收枪，十四岁的继红跳到营长老黄跟前说：“营长，让我也打一枪吧！”营长老黄说：“你不是民兵不能打。”继红偏起头分辨说：“那么不是民兵要不要抓坏人？不是民兵，打起仗来敌人到了跟前要不要跟他拼？……”继红这一串的“要不要”把老黄给“问”住了。嘿！有这一大堆理由，还能不让她打吗？这小姑娘，老黄越看越打心眼儿里喜欢。他检出一发子弹，心想：让这姑娘练练胆子也好，虽说今天她不是个民兵，但再过二、三年总是要让她参加民兵的。老黄手里拿着子弹就要过去装填。继红一把从他手里抢过子弹说：“我自己来！”欢喜得一蹦三跳，扑到步枪跟前，“出溜”卧倒，不慌不忙地把子弹上了膛，眯起左眼，瞄啊，瞄啊，半天也没打响。营长在一旁鼓励说：“别害怕，没关系，能打响就算不错！”话音刚落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枪响了。远远看见报靶员举着小旗报了个“九环”。老黄惊讶得“啊”了一声，不简单！这小鬼几年来跟在民兵后面直转悠，竟学了这手工夫了。老黄还没合拢嘴，继红就跳到老黄跟前缠着要参

加民兵。老黄这下可为难了，搔了搔头皮，好言好语地劝说：“小红，再过两年吧，到时候保证批准你入伍！”继红那里肯依，噘着嘴说：“几次向你提出申请，你老是说再等两年，真憋死人，营长，你就让我参加吧，早一天也是好的呀！”老黄被她缠不过，只好答应她当一名不入列的民兵。所以继红十四岁就当了民兵。

打这以后，我对这个小姑娘的印象才开始变了。

二

训练开始了。

一天中午，我侧身沾着床，刚想打个盹儿，只听窗外不断传来“蓬！蓬！”的声音。哎！这些小家伙，真捣蛋透了，中午也不让人安静一忽儿。打从上午从驻军那里借来了一辆教练用的坦克，简直象块磁铁似的，把附近村子里的孩子都招引过来了。孩子们围着坦克，瞧啊，摸啊，欢声笑语，闹嚷嚷的，还爬上坦克，骑到炮管上去哩！这会儿，准是往坦克上扔土块了吧？想到这里，我忍不住了，怕那坦克上的伪装油漆被孩子们捣弄坏了，就翻身下了床。我朝窗外望去，操场上那辆坦克旁边却连个人影都没有。一忽儿，又是“蓬”的一声，不知从哪儿飞出一大块东西，砸在坦克上，又滑过去，掉到地上去了。紧接着蓦地从坦克的左侧前方冒出继红的身影，她满脸通红通红的，用袖管抹着脸上的汗，一边跑过去捡起那块东西。我仔细一看，那不是我和陈

参谋昨晚连夜赶扎出来的教练用的“炸药包”么？

远远地，只见继红抱起那“炸药包”走出两三丈远，重又趴下，匍匐前进，逼近坦克时，又改为俯姿冲跑，到了坦克跟前，把“炸药包”用力往坦克后面的散热窗部位上一扔。可是那辆教练坦克的散热窗并没有装铁丝网，而是一块光滑的钢板，所以那“炸药包”一扔上去，用力大了一点，一打滑，又溜到对面去了。继红恨恨地“嗨”了一声，又跑去拾起“炸药包”。

我估计，这个中午至少“蓬”了有一百下。继红身上穿的那花格子衬衫，早已汗湿得可以拧出水来。我披上衬衣跑过去，劝着说：“继红，是头牛也得歇会儿了，你瞧，胳膊肘都磨出血来了！”

继红把小辫儿一甩，笑着说：“你这就心疼了？我爸爸从来不心疼我！我小时候跟我爸爸学游泳，灌了多少水！我爸爸照样把我扔到海里。”继红说完，抓起那包五公斤的“炸药包”，举起又放下，放下又举起，趁着这唠嗑的工夫，就抓空练着臂力。

“干吗拿五公斤的呢？你个儿小，拿个三公斤的也不赖了！”我瞧着她那不大的胳膊说。

“哼！‘个儿小！个儿小！’就你们有能耐，人家都是豆腐做的？”继红的话啪啪地摔过来，“瞧！三十，三一，三二，三三……”继红喘着气，可是胳膊举得更快，真是个小倔姑娘！

“喂！继红，”我说，“你看咱这教练坦克还象个坦克

吗？”听了这一问，继红立即停了练臂，挨到坦克边上，赞着说：“象极啦！跟真坦克差不离，少见的还当是个真家伙呢！”“不，跟真的坦克还差远呢！”我说，“你瞧，散热窗上没有铁丝网，钢板太滑，扔起来难度太大了。”我不免为教练坦克的失真而感到遗憾。可是继红却兴冲冲地说：

“那敢情好嘛！钢板打滑正好可以练出投得稳、投得准的硬工夫。你知道么，如今，苏修坦克的炮塔改成了流线型的，钢板就打滑打滑的，坦克跑起来也快。有了一手硬工夫，任它钢板光滑，坦克跑得快，我们也能不偏不倚，把炸药包扔得准准的，让它躺得稳稳的！”

“啊？继红，这些军事常识你还知道得蛮清楚么，从哪儿学的？”我纳罕地问。

继红眯着眼，望着远处，自豪地说：“我爸爸在北方边防线上，他是打新沙皇的铁乌龟的老手了。”

“哦！难怪！”

继红趁我出神那工夫，竟又抱着“炸药包”跑到操场那边她自定的“起点”去了。我回过神来，也走了过去，对她说：“继红，还没上到投掷这一课嘛，你干吗急得这样？”

“赶早么，这有什么不好？”继红噤着说，“没听说行船的嫌船走得快！”我没了词。想起那天晚上继红唱的《红灯记》里“应该挑上八百斤”时的神情，看看眼前她的言行，我猛地省悟：这姑娘是强烈地想赶早挑重担呢！

我理解到她的心情，便认真地把投掷的要领，向她讲解一番。



继红的投掷动作按照我的指点作了改进，“炸药包”一扔上去，滑了一小段距离，在坦克后部的边缘上停住了，没有再往下掉。我说：“继红，这一包行了，回去休息吧！”

“不，不行，这是固定不动的坦克，要是走着的坦克，轧轧一颠，这一包一定会立刻掉下去。”她拿下“炸药包”又重新卧倒。

于是，操场上又响起“蓬、蓬”的声音。继红真是个好姑娘，看来她没学会是不肯罢休的了。这时“蓬”声，引出许多姑娘来，一窝蜂抢光了树叉上挂着的“炸药包”，操场上更加热闹了。

这使我深信，继红姑娘在集训队里肯定将练成一个出色的反坦克手。不过，我还是有点担心，能当好一名民兵，不一定就能带好民兵。那么小不点儿的人，将来要负责训练一个大队的民兵，能行吗？

三

一天下午，训练项目是捆“炸药包”。我在走廊、操场、山坡下到处转了一圈，检查各班操作的情况。当我转到操场东头时，只听得冬青围成的绿色篱笆里面的树荫下，一个姑娘的声音说：“这怎么行，松松垮垮得象绣花枕头似的。”那口气挺严厉的。

嘿！不知哪个姑娘挨批了。该不是小鬼继红吧。我心里惦着，忙绕过篱笆，过去看个究竟。原来说话的不是班长，正是继红。只见继红忍住笑，手里提着那包“绣花枕头”，正给人们“示众”哩！姑娘们全都吃吃地笑了。我一看，那一包窝窝囊囊的，是不大象样，不禁跟着姑娘们笑起来。我见地上躺着一包箍得严严实实，扎得结实实，四角棱棱的“炸药包”，就把它提了起来，翻过个儿，下面端端正正地扎了九只铁“鸡爪”。我问这是谁扎的？女班长说：“继红！”我竖起拇指夸奖说：“小鬼扎得不错啊！”我接着又拾起紧挨着的一包插入式“炸药包”，在手里掂了掂，比了比，那虎口大小正合适，木棍不长不短，工夫很精细。我又问：“这一包是谁扎的？”女班班长回答：“继红！”又是

继红！我又提起一包有模有样的挂钩式“炸药包”。朝继红瞥了一眼，说：“莫非这包也是继红的？”继红咯咯地笑了，一把拉住班长来挡住她的脸。我说：“继红，你怎么一个人就做了三包？”继红的笑脸从班长背后露出来说：“请新沙皇‘乌龟壳’的客，得慷慨一点，多准备些‘饭菜’，让‘客人’吃个痛快！”这把大伙儿都逗笑了。

那个做了“绣花枕头”的胖姑娘却嘀咕着说：“这是练习嘛，干吗还那么认真！”继红一下收敛了笑容，正经地说：“不能那么说，练习，就得把纸老虎当作真老虎打，不认真怎么练得好，要是打起仗来，炸药包松松垮垮，雷管掉出来，不但炸不着敌人，兴许还把自己给炸了呢！”继红这一说，把胖姑娘的脸羞得绯红。女班班长伸手把那包松松散散的“炸药包”提过去，要帮胖姑娘重扎。继红拦住说：

“不，还是让她自己来！”继红把“炸药包”提到胖姑娘跟前，和声细气地鼓励说：“看人家做三遍，不如自己做一遍。来，秀丽！把索儿解了再捆！训练班结束后回去还得教一个大队的民兵呢！”这几句话多热乎，多贴心，说得胖姑娘直点头。

我心想：继红简直是个不当班长的好班长哪！

过了几天队部把女班班长抽调出来负责宣传工作，不用说，我就指名让继红当了女班班长。

谁知道没多久，这个新上任的班长就把工作做到队部前面去了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

六月十日那天清晨，红艳艳的太阳从东海跃出，把山坡、田野照得金灿灿的。真是个好日子，集训队就要进行野外爆炸训练啦。民兵们一路唱着雄壮的战歌，朝一座小山坡走去。歌声荡漾在田野上，格外清晰悦耳：

打坦克，劲头大，
革命战士浑身胆。
冲上去，靠近打，
老虎嘴里敢拔牙！

.....

这次野外爆炸，主要是训练在坦克必经之途上埋雷，采用电引火法爆炸，而且是假设在没有电雷管的情况下，用手筒灯泡代替，土法自制发火装置。

开始，我做了示范，接着民兵们按班分组行动，很快就埋好了炸药包。

爆炸开始了。哨声响过后，指挥员发出命令：“第一班开始爆炸！”

九个男民兵闻声向山坡下跑去。当他们返回山坡时，班长命令：“第一组起爆！”

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山坡上欢声雷动。

班长又下命令：“第二组起爆！”“第三组起爆！”接连两包响过之后，第三包好久没有听到响声。我吹了哨子，赶下坡去，挖出没有爆炸的炸药包，小心地取出发火装置，检查没有爆炸的原因……

七个男班演练完了，第四班又有一包没炸响。

轮到女班了。只见十二个英姿飒爽的女民兵，有的手持炸药包，有的拉着电线圈，有的背着半自动步枪，迅速奔向阵地。指挥员一声令下，继红就带领女民兵，手持炸药包，冲在最前面。她把炸药包轻轻地放在挖好的坑里，安置好发火装置，又轻轻地盖上一层泥土，仔细地埋好电线，便去检查各组的安埋情况。检查完毕后，十二个女民兵迅速撤回“阵地”。继红举手一挥：“第一组起爆！”话音刚落，只听“轰隆隆”一声巨响，尘土飞扬，连旁边的小树都被炸得腾空飞起。阵地上又腾起一片欢呼声。接着她们又连续炸响了三次。

爆炸训练结束时，我作了简短的小结。最后问大家：“今天哪个班操作得最好？”男民兵队伍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女班！”我又问：“为什么女班最好？”“她们包包炸响……她们动作迅速……注意安全……”

西边的天际，夕阳如火，民兵们列队下山往营房走去。一路上，民兵们又唱起歌，姑娘们尤其唱得响亮。当然罗，“半边天”赛过了男子汉，哪有不开心的！

我前后一看，奇怪，唯独继红没开口。

“继红，你这个歌手怎么没声啦？”我走到继红身边问道。继红笑了笑，没作声。我接着说：“下午你们女班练得不错啊！”

“不！不好！”继红摇摇头。

这拗姑娘不知又给自己定了什么新指标了，我就故意说：“哎——！不错就是不错嘛，实事求是，你没听到男班

表扬你们啦？”

可是继红似乎没把我的话往耳朵里装，她没有再说什么。我往前边去了。没走几步路，耳朵后却听到一个名叫小英的和继红在对话。

“继红，你怎么说不好？哪点不好？”是小英的声音，带着明显的不服气。

“怎么不好吗？你说那两包没炸响的究竟该谁负责呢？”继红反问。

“那不明明是男班的第一班和第四班没炸响嘛，谁都看得清清楚楚呀！关咱们什么事？”小英又分辩。

“是男班的一班和四班没炸响，可跟咱们关系大着呢！说不定那毛病就出在我们班身上！”

“你这不是胡扯吧！鬼才信你说的！我可没见人谦虚得把人家屙的屎往自己脸上抹的！”小英又推又揉继红，自个儿咯咯笑开了。

继红的声音：“现在不说罗，注意队列！你不信，回头我算这笔账给你听！”

我因为忙着找陈参谋商量个事儿，也没十分留神继红说的“算账”的事。

晚饭后，我心里惦记着一班和四班的哑炮，准备查一查是哪个大队的民兵还没有掌握电引火埋雷爆炸技术，以便给他们及时补个课，必要的话就让他们重来一下，于是便信步往男民兵宿舍走去。还没到一班宿舍门口，就听得一班宿舍里又说又笑，叽叽喳喳，吵吵嚷嚷，很是热闹。

“……八成是让我这对大芭蕉扇搞坏了。”好像是三班那个大个子的声音。因为他经常把他那双大手比作芭蕉扇。

“这可真是‘清官难断家务事’了……”这是一排长的声音。说罢哈哈大笑。

“有什么难断的！没跑！这账准是我们三班的！”又是大个子的粗嗓门。

“不，不行，也不能算三班的！”继红那尖细清脆的声音又响起来。

“对，不能算三班的！”是小英的声音。

“我看得重来！”继红说，“排长，你支持不支持？”

“哎唷！何必自讨麻烦！”大个子的“芭蕉扇”不知在哪儿“啪”的打了一下，接着，拖长了腔调笑着说：“算——啦！既不是比赛，又不是打仗，管它是谁的！”

“不行！不能算了。”继红坚定地说，“咱们干什么事都得钉是钉，铆是铆，一点儿也不能含糊。何况是民兵训练，更是应当认真对待。这会儿，一个儿子倒有三个娘，不搞清楚哪还行？！”一阵机关枪。

“继红说得对，不能算了！”小英坚决地支持她的班长。

“……”

人们又吵成一团。

究竟他们在吵什么啊？我简直摸不着头脑。

只听得继红接着说：“别吵，听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！”这时，屋子里安静了下来。

我不愿意在这时候去查哑炮而打断年轻人的兴致，就在